

李氏蒙求總目

卷一

王戎簡要

裴楷清通

孔明臥龍

呂望非熊

楊震閉西

丁寬易東

謝安高潔

王導公忠

匡衡鑿壁

孫敬閉戶

郗都蒼鷹

宿成乳虎

周嵩狼抗

梁冀跋扈

郗超髻參

王珣短簿

伏波標柱

博望尋河

李陵初詩

田橫感歌

武仲不休

士衡患多

桓譚非讖

王商止訛

稽呂命駕

程孔傾蓋

劇孟一敵

周處三害

胡廣補闕

袁安倚賴

黃霸政殊

梁習治最

墨子悲絲

楊朱泣歧

朱博烏集

蕭芝雉隨

杜后生齒 靈王出髭 賈謂息鵬 莊周畏犧

燕昭築臺 鄭莊置驛 壻靖二妙 岳繼連璧

卻說一枝 戴憑重席 鄒陽長裾 王符縫掖

鳴鶴日下 土龍雲間 晉宣狼顧 漢祖龍顏

鮑靚記井 羊祜識環 仲容青雲 叔夜玉山

毛義捧檄 子路負木 江革虫全 王覽度郭

蕭何定律 叔孫制禮 葛豐刺舉 息躬慝笑

管寧割席 和嶠專董 時蒐王犢 羊續懸魚

樊繪排闥 辛毗引居 孫楚漱石 郝隆曬書

救臯詣閔 充國會寶 王衍風鑑 許劭月旦

賀循禱宗 孫綽才冠 太叔辯給 仲治辭翰

出壽識量 毛玠公方 姜肱卻座 衛瓘撫林

于公高門 曹參趣裝 燕女振風 邪行降霜

范丹生塵 晏嬰脫粟 詰汾興魏 籠靈王蜀

不疑誣金 卞和泣玉 檀卿沐猴 謝尚鷓鴣

卷二

泰初日月 季野陽秋 荀陳德星 李郭仙舟

王忱繡被 張氏銅鈎 丁公遽戮 雍齒先侯

陳雷膠漆 范張雞黍 周侯山嶷 會稽霞舉

季布一諾 阮瞻三語 郭文遊山 袁宏泊渚

黃琬對日 秦宓論天 孟軻養素 揚雄草元

向秀聞笛 伯牙絕絃 郭槐自屈 南郡猶隣

魯恭馴雉 宋均去獸 廣客蛇影 殷師牛鬪

元禮模楷 李彥頌 魯褒錢神 崔烈銅臭

果竦廟食 趙溫雄飛 校乘蒲輪 鄭均白衣

陵母伏劔 孟親斷髮 齊后破環 謝女解圍

鑿齒尺牘 荀勗音律 胡威問絹 陸績懷橘

羅舍吞鳥 江淹夢筆 李嶽清貞 劉驎高率

蔣詡三徑 許可一瓢 楊僕移閭 杜預建橋

壽王議鼎 杜林駁堯 西施捧心 孫壽折腰

靈輒扶輪 魏顆結草 可州傾寫 平子絕倒

澹臺嬰璧 子罕辭寶 果平爲善 司馬稱好

公超霧市 魯駁雲梯 田單火牛 江逋焚難

蔡裔殞盜

張遼止啼

陳平多轍

李廣成蹊

陳遵投轄

山簡倒載

淵客泣珠

交甫解珮

藁勝不屈

孫寶自劾

呂安題鳳

子猷訪戴

董宣彊項

翟璜直言

紀昌貫虱

養由號猿

馮衍歸里

張昭塞門

蘇韶鬼靈

盧充幽婚

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柳下直道

叔敖陰德

張湯巧詆

杜周深刻

三王尹京

二鮑糾慝

卷三

孫康映雪

車允囊螢

李充四部

井春五經

谷永筆札

顧愷丹青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阮修杖頭

畢卓甕下

文伯羞鬣

孟宗寄鮓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阮放入雋

江泉四凶

華歆忤旨

陳羣憾容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姜維瞻斗

盧植音鐘

桓温奇骨

鄧艾大志

楊脩捷對

羅友默記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楊里智囊

邊韶經笥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買妻脫醮

澤室犯齋

馬后大練

孟光荆釵

顏叔秉燭

宋宏不諧

鄧通銅山

郭況金穴

秦彭攀轅

侯霸卧轍

淳于灾輶

彥國吐屑

太真玉臺

武子金拊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郝廉留錢

雷義卻金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賈琮褰帷 郭賀露冕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王充閭市 董生下帷 平叔傅粉 宏治凝脂

楊生黃雀 毛子白龜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韋賢滿籬 夏侯拾芥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蘇武持節 鄭眾不拜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文寶緝柳 溫舒截蒲

伯道無兒 稽紹不孤 綠珠墜樓 文君當爐

伊尹負鼎 甯戚叩角 趙壹坎壈 顏駟褻剝

冀遂勸農 文翁興學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卷四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龐統展驥

仇覽棲鷲

葛亮顧廬

韓信升壇

王裒柏慘

閔損衣單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子思緼袍

祭遵布被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王敦傾室

紀瞻出伎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魏勃埽門

潘岳望塵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盧公謫天

薊訓厯家

劉元刮席

晉惠聞墓

伊籍一拜

鄺生長揖

馬安西至

應璩三入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虞庭尅期 盛吉垂泣

豫讓吞炭 鉏麋觸槐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胡嬪爭墻 晉武傷指

石慶數馬 孔光溫樹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優旃滑稽 落下厯數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樂巴喫酒 偃師舞木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叔寶玉潤 彥輔冰清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元石沉酒 劉伶解醒 趙勝謝髮 楚莊絕纓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仲宣獨步 子建入斗

廣漢鉤距 宏羊心計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鄼寄賣友 紀信詐帝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南風擲孕 商受斲涉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卷五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孫晨藁席 原憲桑樞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季札挂劍 徐穉致芻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丁蘭刻木 伯俞泣杖

陳達豪爽 田方簡傲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句踐投醪 陸抗嘗藥 孔愉放龜 張顥墮鵲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顏回箪瓢 仲蔚蓬蒿

糜竺收資 桓景登高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老萊斑衣 黃香扇枕 王祥守柩 蔡順分椹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季珪士首 長孺國器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孟嘉落帽 庾敳墮幘

龍逢版出 張華台圻 董奉活爨 扁鵲起貌

寇恂借一 何武去思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蔡琰辨琴 王粲覆棊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伯淮共被 文舉讓果

端康相代 亮陟隔座 趙倫鶴怪 梁孝牛旣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鼂錯陷直 趙禹廉倨

亮遺巾幘 備失七箸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廣利泉湧 王霸冰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卷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王允千里 黃憲萬頊 虞駿才望 戴淵鋒穎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汲黯開倉 馮驩折券 齊景駟千 何曾食萬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稚珪蛙鳴 彥倫鶴怨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子房取履 釋之結鞵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蕭史鳳臺 宋宗雞窗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盛彥感蠶 姜詩躍鯉

宗資主諾

成瑨坐嘯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將間仰大

王凌呼廟

二疏散金

陸賈分橐

慈明八龍

禰衡一鶚

不占隕車

子雲投閣

魏舒堂堂

周舍諤諤

無鹽如漆

姑射若冰

邾子投火

玉思怒蠅

苻朗皁白

易牙溜澗

周勃織薄

灌嬰販緡

馬良白眉

阮籍青眼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楚昭萍實

束皙竹簡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沉毓字孤

郗鑒吐哺

荀弟轉階

嚴母埽墓

洪橋擲水

陳泰挂壁

王述忿狷

荀粲或弱

宋女愈謹

敬姜猶績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芟繁摭華

爾曹勉旃

李氏蒙求總目終

總目

八

李氏蒙求補注卷一

後學仁和金三俊元李輯

王戎簡要裴楷清通

晉書裴秀傳從弟楷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鍾
會薦之文帝辟相國掾遷尙書郎吏部郎闕帝問其
人於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

楷爲吏部郎

孔明臥龍呂望非熊

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豐之
後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唯傳陵崔州平穎川徐元直與友善謂

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者
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
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
亮凡三往乃見宋書符瑞志周文王將畋史徧卜
之日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王至磻谿之水呂
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
尙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
提撰爾雒鈐報在齊文王沒武王伐紂勝之乃封呂
望於齊接遷史無非熊字故引沈書然据文選答賓
戲周望兆動於渭濱句李善注引史記則云非熊非
羆又後漢書崔駰傳載達旨漁父見兆於元龜句章

懷注引史記亦作非熊非羆頗疑古本遷史正作非

熊耳

楊震關西丁寬易東

蘇武南陽人而淮潁爲其地

後漢書楊震傳震字伯起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尙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漢書儒林傳丁寬梁人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謝安高潔王導公忠

學而無厭

按二公勲德備載本傳非可縷述李氏對舉當別有所本正如王戎簡要山濤識量等句之例故未敢泛

爲鋪撫

匡衡鑿壁孫敬閉戶

本軒非可餘故李江性惠富限休

西京雜記匡衡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逮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詳卷三文寶緝柳注

郅都蒼鷹甯成乳虎

京邑更主郅都而爲蘇也

史記酷吏傳郅都楊人孝景時拜濟南太守歲餘郡不拾遺遷爲中尉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人又寧注一作甯成穰人

以郎謁者事景帝稍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前都尉皆步人府謁守如縣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都死上召成爲中尉其

治效都其廉弗如外戚毀之抵罪髡鉗會赦家居上
拜爲關都尉歲餘關東號曰寧見乳虎無植寧成之
怒

周嵩狼抗梁冀跋扈

世說周伯仁

釋名周顛
字伯仁

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

謂度江托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後何

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日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

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

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

釋名周謨
亦稱阿奴

碌碌當在阿

母目下耳後漢書梁冀傳父商薨順帝拜冀爲大

將軍及帝崩冲帝始在緇祿太后臨朝詔冀錄尙書

事冀雖辭而侈暴滋甚沖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
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卽日崩復立桓
帝

郗超髯參王珣短簿

晉書郗鑒傳孫超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桓溫辟
爲掾轉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
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
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
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伏波標柱博望尋河

後漢書馬援傳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攻沒其郡九
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璽書拜援伏波將軍督樓
船將軍等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將樓
船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
平注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漢書張騫傳
建元中爲郎應募使月氏徑匈奴單于留騫十餘歲
亡歸漢爲天子言通大夏事西南夷乃封騫爲博望
侯按騫屢使絕域鑿空蹟武然未嘗有尋河之役本
傳載漢使窮河源多采玉石及贊稱自張騫使大夏
之後窮河源云云詳釋前後文義皆別有使者非卽
騫也而梁宗懔荆楚歲時記始有張騫乘槎之說杜

詩亦有乘槎消息斷何處覓張騫之句則知六朝以
還已誤作博望侯事矣

李陵初

俞本
作別

詩田橫感歌

正字如神補自效遺書六頁

鍾嶸詩品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史記佞幸傳李
延年善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承
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卽新造樂章此初詩二字
所本 史記出橫傳注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
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
易晞滅按俞注上句引陵與蘇武訣別之歌較與木

句相類

武仲不休士衡患多

魏文帝典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間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音書陸機傳機字士衡吳郡人文章冠世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日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予更患其多

桓譚非讖王商止訛

後漢書桓譚傳譚沛國人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當王莽居攝之際天下士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

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世祖卽位大司空宋宏薦
譚拜議郎給事中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疏
諫帝不悅後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
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
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
良久乃解漢書王商傳商蠶吾人少爲中庶子以
肅敬敦厚稱元帝時至右將軍成帝卽位徙左將軍
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長安中大
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
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
議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

平何因當有大水一曰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
城重驚百姓上適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鳳大慚
嵇呂命駕程孔傾蓋

晉書嵇康傳康遠邁不羣恬靜寡慾所與神交者惟
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
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
賢也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
友而善之 家語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
終日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骨然對曰
出問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
間又顧謂子路于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

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

劇孟一敵周處三害

史記游俠傳雒陽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條侯爲太尉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 晉書周處傳處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乃入山射殺猛虎

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
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
知人患已之甚遂勵志好學克已期年州府交辟

胡廣補闕袁安倚賴

後漢書胡廣傳廣字伯始華容人舉孝廉試章奏爲
天下第一拜尙書郎五遷僕射漢安元年遷司徒延
熹九年復拜司徒錄尙書事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
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盡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又袁安傳安汝陽人舉孝廉除陰平長章和元年爲
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

李上卷一
匈奴安與司空任隗固爭不聽憲既出而弟衛尉篤
執金吾景各專威權憲景等日盍橫盡樹其親黨賓
客於名都大郡安與隗舉奏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
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安以天子
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
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黃霸政殊梁習治最

漢書循吏傳黃霸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補左馮
翊卒史察廉爲河南太守丞擢揚州刺史三歲宣帝
下詔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
千石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

前以章有德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
爲天下第一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
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
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爲丞相 魏志梁習傳
習陳郡人爲郡綱紀太祖辟爲漳長遷并州刺史勤
勸農桑令行禁止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
有及習者文帝踐阼復爲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徵
拜大司農

墨子悲絲楊朱泣歧

墨子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不可不慎也 列子

李昌黎先生集卷一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
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日多歧路既反問
獲羊乎日亡之矣日奚亡之日歧路之中又有歧焉
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
不笑者竟日阮籍詠懷詩湯朱泣歧路墨子悲染絲
朱博烏集蕭芝雉隨

漢書朱博傳博杜陵人少給事縣爲亭長稍遷功曹
舉櫟陽令哀帝卽位遷京兆尹超爲大司空初成帝
時何武言宜建三公官上以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是
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樹常
有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烏去不來

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爲大司空奏復置御史大夫乃更拜博爲御史大夫 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尙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歧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按本事見太平御覽九百十七羽族部特未詳爲何時人近世類書乃誤以爲蕭望之事

林后生齒靈王出髭

晉書后妃傳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之曾孫咸康二年拜爲皇后后有姿色然長猶無齒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日至于靈王生有髭

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

賈誼忌鵬莊周畏犧

史記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文帝召爲博士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天子以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鵙飛入舍楚人命鵙日服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引太常孔臧鵙賦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此鵬焉卒以喪已此忌鵬二字所本 史記莊周傳楚威王使厚幣迎以爲相周謂使者日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被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

爲孤豚豈可得乎于亟去無污我班固幽通賦抗爽
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

燕昭築臺鄭莊置驛

述異記燕昭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
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 史記鄭當時傳當時
名莊陳人以任俠自喜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
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
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權靖二妙岳湛連璧

晉書衛權傳權安邑人至孝過人性真靜有名理以
明識清允稱爲魏尙書郎咸寧初拜尙書令權學問

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號
一臺二妙又夏侯湛傳湛譙人幼有盛才文章宏
富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與接茵京都謂
之連璧

卻詵一枝戴憑重席

晉書卻詵傳詵單父人博學多才泰始中詔舉賢良
直言之士太守舉詵應選以對策上第拜議郎累遷
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
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
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
足怪也後漢書儒林傳戴憑平輿人習京氏易郡

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
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
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卽召上殿令與諸儒
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正旦朝賀百僚
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
其席以盍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爲之語曰
解經不窮戴侍中

鄒陽長裾王符縫掖

鄒陽上吳王書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
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
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何國不可好飾固陋之心則

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者
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
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志 後漢
書王符傳符安定人少好學有志操自和安之後世
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爵介不同於俗遂
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潛夫論後度遼將軍臯
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
職還家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
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
迎援符手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
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鳴鶴日下士龍雲間

晉書陸機傳弟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

晉宣狼顧漢祖龍顏

晉書宣帝紀帝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史記高祖紀高祖父曰太公母劉媪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

李氏家神治卷一
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鮑靚記并羊祜識環

晉書藝術傳鮑靚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見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又羊祜傳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卽諸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於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仲容青雲叔夜玉山

顏延之五君詠仲容

阮咸字

青雲器實稟生民秀

世

說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山公

釋名山濤亦稱山公

日

嵇叔夜

康字也

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

傀俄若玉山之將頽

毛義捧檄子路負米

後漢書劉平等傳序廬江毛義家貧以孝義稱南陽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志尙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家語子路見於孔子日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

李巨蒙詩話卷一
三
萬鍾累網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
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盡力死盡思
者也

江革忠孝王覽友弟

南史江革傳革考城人幼而聰敏十六喪母以孝聞
弱冠舉秀才歷鎮北豫章王府長史隨府王鎮彭城
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
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
色嚴正更加敬重令作文入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
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
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

執筆死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革還朝上

武帝

大宴

舉酒勸革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按宋王楙野客叢書嘗辨諸家注此盡引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自當屬梁江革乃兼忠孝二事云云今據其說且以徵是編早經有注并非止一家今槩失傳耳晉書王祥傳弟覽母朱遇祥無道覽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後漸有時譽朱疾之密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

亞於祥

蕭何定律叔孫制禮

漢書高祖紀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

葛豐刺舉息躬歷詆

漢書諸葛豐傳豐琅邪人以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
剛直舉侍御史擢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
以外屬貴幸奢注不奉法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
劾章欲奏其事適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
下欲收之章窘馳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人宮門自
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又

息夫躬傳躬河陽人哀帝初后父孔鄉侯傳晏與躬
同郡相友善躬以爲援長安孫寵亦與躬相結俱上
書召待詔人有告中山太后祝詛躬與寵謀上變告
案驗東平王后等皆坐誅上擢躬光祿大夫給事中
封宜陵侯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衆畏
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譏公卿大臣董賢貴幸日
盛丁傅害其寵晏與躬謀居位輔政賢沮之收晏印
綬免躬寵官遣就國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與巫同
祝詛逮繫詔獄死

管寧割席和嶠專車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

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
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日子非
吾友也 晉書和嶠傳嶠字長輿西平人少有風格
有盛名於世起家太子舍人累遷中書令帝深器遇
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
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
始也

時苗留犢羊續懸魚

自坐轎士對以光也大夫命車中

魏志常林傳注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輦車黃
犢牛布被囊居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
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日六

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 後漢書羊續傳續太
山平陽人中平三年拜南陽太守時權豪之家多尚
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
魚續受而懸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
其意

樊噲排闥辛毗引裾

史記樊噲傳黥布反時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
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
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流涕曰始陛下
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

一宦者絕乎河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魏
志辛毗傳毗字佐治陽翟人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
實河南時蝗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
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日卿謂我徙之
非耶毗日誠以爲非也帝日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日
陛下不以臣不肖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
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
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日佐治
持我何太急邪毗日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
遂徙其半

孫楚漱石郝隆曬書

晉書孫楚傳楚字子荆太原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
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
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
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世說郝
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枚臯詣闕充國自贊

漢書枚乘傳乘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吳王怨望謀
逆乘奏書諫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漢平七國景帝
召拜爲宏農都尉以病去官復遊梁梁客皆善屬辭
賦乘尤高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以安車蒲
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迺得其孽子

李上卷一
一
臯至長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見使賦平樂觀。善之。拜爲郎。又趙充國傳。充國隴西人。善騎射。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本始中爲後將軍少府。元康三年降羌等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

王衍風鑑許劭月旦

晉書王衍傳。衍字夷甫。神情助秀。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聲名籍甚。傾動朝野。謂之一世龍門。又石勒載記。勒年十四。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左右曰。是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

勒已去 後漢書許劭傳劭字子將汝南人少持名

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謂林宗

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不肯對
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
英雄操大悅而去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賀循儒宗孫綽才冠

晉書賀循傳循字彥先山陰人操尙高厲言行進止
必以禮讓舉秀才建武初爲中書令改拜太常時宗
廟始建舊儀多闕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
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又孫楚傳楚孫綽字興公博

學善屬文除著作佐郎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

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

太叔辯給仲治辭翰

全唐詩作太叔
辨治擊仲辭翰

世說太叔廣

注廣晉
室宗屬

甚辯給而擊仲治

擊虞本傳
字仲治

長

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

筆難廣廣又不能答其品

山濤識量毛玠公方

任助爲范雲讓吏部表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

則哲在帝猶難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

以臣況之一何遼落

爰盜卻座衛瓘撫牀

史記袁盎傳盎楚人文帝時爲中郎將上幸上林皇
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
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
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慎夫人乃妾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
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鏡乎上乃
說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晉書衛瓘傳
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
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
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
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

大醉邪

干公高門曹參趣裝

漢書干定國傳定國東海人父干公爲郡決曹決獄
平羅法者皆不恨東海太守殺孝婦郡旱三年後守
至于公白守祭豕表墓天立大雨郡中大敬重于公
後定國亦爲獄史舉侍御史超爲廷尉務在哀憐寡
加審慎之心甘露中爲丞相封西平侯了丞嗣以列
侯至御史大夫尙主始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
于公謂日少高大門閭令容駢馬高蓋車我治獄多
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
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劉峻辯命論于公高門以

待封 史記晉相國世家參沛人漢王爲皇帝以參
爲齊相國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
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
者果召參代何爲漢相國

庶女振風鄒衍降霜

江淹上建平王書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

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注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

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齊庶

女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利母財殺母以誣婦

婦不能自解寃而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

出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後漢書獨行傳范冉

注或作丹

字史雲外黃人少爲縣小

吏奉檄迎督郵恥之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

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

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桓帝時以爲萊蕪

長不到官遁於梁沛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推鹿車

載妻子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十餘年

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

貌無改聞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 晏子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災三七五卯

咎菜耳矣公聞之往燕而日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

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
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
卯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
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詰汾興魏鼈靈王蜀

魏書序紀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駟
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
同寢宿旦請還日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
如風雨及期帝至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
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王
語訖而去子卽始祖神元皇帝也諱力微故時人諺

日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李膺蜀志
鼈靈於楚死屍乃泝流上至汶山下忽復更生乃見
望帝望帝立以爲相時巫山壅江蜀民多遭洪水靈
乃鑿巫山開三峽口蜀江陸處後令鼈靈爲刺史號
日西州皇帝以功高禪位與靈號開明氏
不疑誣金卞和泣玉

史記直不疑傳不疑南陽人爲郎其同舍有告歸誤
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
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
稱爲長者 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山中獻之厲
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則其左足

及武王卽位和又獻之武王又相之又白石也王又
以爲誑而刑其右足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楚山之下三日夜淚盡繼之以血玉使人問之日天
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日吾非悲別也悲
大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土而名之以誑也王乃使玉
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日和氏之璧按諸子皆言
和氏惟漢書鄒陽傳注始日卞和

檀卿沐猴謝尙鷓鴣

漢書蓋寬饒傳寬饒魏郡人以孝廉爲郎舉方正遷
諫大夫擢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京師爲清平忍
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二千石皆賀酒酣樂作

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
饒不說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
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乃解 晉書謝
尙傳尙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辟爲掾
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日聞君能作鵲鴒舞
一坐傾想寧有此理否尙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
皇者撫掌擊節尙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李氏蒙求補注卷二

後學仁和金三俊元李輯

泰初日月季野陽秋

世說時人目夏侯泰初

元字也

朗朗如日月之入懷

晉書外戚傳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又俱有盛名冠於中興桓彝見而曰之日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荀陳德星李郭仙舟

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後漢書郭太傳郭太

字林宗界休人家世貧賤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博
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遊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
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
諸儒送至河土車數千輻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衆
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
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
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
皆如此江總洛陽道詩仙舟李膺棹小馬王戎鑣

王恠繡被張氏銅鈎

後漢書獨行傳王恠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
一書生疾困謂恠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

腰下有金十觔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魄卽歸一觔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歸後數年縣署恠亭長初到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大風驟一繡被復墮恠前言之縣縣以歸恠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幸恠入宅舍主人見之喜日今禽盜矣問恠所由得馬恠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日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恠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日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恠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恠恠

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恠休息
自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恠由是顯名 搜神記長
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人止於牀張氏祝曰
鳩來爲我禍也飛上承塵爲我福也卽入我懷鳩飛
人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鉤遂寶
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
賂張婢竊鉤與賈張旣失鉤家漸衰耗而賈亦數
罹窮阨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
賈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丁公遠戮雍齒先侯

史記季布傳布弟丁公爲楚將逐窘高祖高祖急顧

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
丁公謁高祖高祖以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丁公日後世爲人臣者
無效丁公 又留侯世家漢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
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
宮望見諸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謀反耳
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以此屬取
天下今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
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及誅故相聚
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生平所憎羣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

多故不忍留侯日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
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上乃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
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尙侯我屬
無患矣

陳雷膠漆范張雞黍

後漢書獨行傳陳重豫章宜春人少與同郡雷義爲
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
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拜尙書郎義代同時人
受罪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終侍御史
又雷義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拜尙書
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

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莅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說
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
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
與陳 又范式字巨卿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
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日後
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
自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
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
升堂拜飲盡歡而別文選范彥龍贈張徐州謾詩注
引謝承後漢書范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春別京
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日山

陽去此千里何必至元伯日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

周侯山嶷會稽霞舉

世說世目周侯

釋名周顛亦稱周侯

疑如斷山注顛正情嶷然

雖一時儕類皆無政媒近又海西時諸公來朝朝

堂猶暗唯會稽王

釋名司馬道子亦稱會稽王

來軒軒如朝霞舉

季布一諾阮瞻三語

史記季布傳布楚人爲氣任俠有名於楚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布弟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晉書阮瞻傳瞻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其

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見司
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
瞻日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

掾

郭文遊山袁宏泊渚

晉書隱逸傳郭文河內人少愛山水尙嘉遯年十三
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無畢不娶辭家遊名山
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步擔入吳興餘杭大
滌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
時猛虎爲暴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嘗有猛虎
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猛虎明

且致一鹿於其室前 又文苑傳袁宏字彥伯父勗
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
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
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調詠聲既清會辭又
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
其詠史之作也尚卽也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
此名譽日茂

黃琬對日秦宓論天

後漢書黃瓊傳孫琬早而辯慧瓊初爲魏郡太守建
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
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日

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應詔
而深竒愛之 蜀志秦宓傳宓縣竹人少有才學先
主定盪州辟爲從事祭酒建興元年拜左中郎將吳
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衆皆集而宓未往丞相亮累
遣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盪州學士也及至溫問
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曰天有
頭乎日有之溫日在何方也曰在西方詩日乃眷西
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
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
溫曰天有足乎日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
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日有溫曰何姓曰姓

劉溫日何以知之日天子姓劉故知之溫日日生於
東乎日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
是溫大敬服庾信傷王司徒詩青衿已對日童子卽
論天

孟軻養素揚雄草元

孟子王肅聖證論以爲字子車傳子以爲字子與孟
子外書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
焉對曰蘇子來招故將必往辟之祖於蘇爲睦且辟
蘇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
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疚以守子素以全子生斯可矣
此養素所本 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成都人少好

學不爲章句訓詁口吃不能劇談然而好辭賦成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祠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

向秀聞笛伯牙絕絃

向秀思舊賦序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

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子期日善哉乎鼓琴巍
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日善哉
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
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

郭槐自屈南郡猶憐

晉書賈充傳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好忌初充前妻李
氏淑美有才行父豐誅李坐流徙後以赦得還帝特
詔充置左右夫人充託以謙沖不敢當實畏槐也乃
別爲李築室而不往來槐欲省李氏充日彼有才氣
卿往不如不往及槐女爲太子妃槐乃盛威儀而去
既入戶李出迎槐不覺腳屈因遂再拜 妃記桓温

以李勢女爲妾南郡主拔刀率婢往李所欲斫之李
在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徐結髮斂手向主
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
色間正辭旨悽惋主乃擲刀抱之日我見猶憐何況
老奴

魯恭馴雉宗均去獸

後漢書魯恭傳恭平陵人舉直言拜中牟令專以德
化爲理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
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
陌俱坐桑下有雉過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
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日所以來者

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一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 又宗

均傳均安衆人補辰陽長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常

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詔屬縣曰夫虎豹在

山龍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

有雞豚也今爲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

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監穽除削課

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

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按均嘗爲謁者監馬援軍征武陵蠻矯制降之以功

遷應令守本書南蠻傳卽載謁者宗均受降羣蠻悉

平又黨錮傳注亦稱宗資安衆人家代爲漢將相
一名巨卿父均自有傳是均實當姓宗其爲宋蓋傳寫
久誤也且通鑑亦大書宗均其注中胡三省早辨之
詳矣

廣客蚺影殷師牛鬪

晉書樂廣傳累遷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閉不復來
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蚺
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
廣意盃中蚺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
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
意解沈疴頓愈又殷仲堪傳父師嘗患耳聰閉牀

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從容問仲
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
愧焉

元禮模楷季彥領袖

後漢書黨錮傳序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
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
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
瑨但坐囑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
秀王叔茂晉書裴秀傳秀字季彥聞喜以好學有

風操入，咸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諳敏者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魯褒錢神崔烈銅臭

晉書：隱逸傳。魯褒，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疾時者共傳其文。後漢書：崔寔傳。從兄烈，歷位郡守、九卿，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

梁竦廟食趙溫雉飛

後漢書梁統傳子竦少習孟氏易坐兄松事徙九真
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竦生
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
望歎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閑居可以
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
至道無所就 又趙典傳兄子溫初爲京兆郡丞歎
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終司徒錄尙
書事

枚乘蒲輪鄭均白衣

見卷一枚臯詣闕注

後漢書鄭均傳均任城人少

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不聽卽脫身

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日物盡可復得爲吏坐
臧終身捐棄見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常稱疾不應辟
召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尙書數納忠言肅宗敬
重之後以病乞歸元和二年帝東巡過任城幸均舍
勅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尙書

陵母伏劔孟親斷機

史記陳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高祖起沛陵自聚
黨數千人居南陽漢王攻項籍陵以兵屬漢項羽取
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母旣
私送使者泣語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
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劔而死

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列女傳孟子
稍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
以刀斷其織日子之廢學若吾之斷斯機也孟子懼
且夕勤學遂成名儒

齊后破環謝女解圍

戰國策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故四十餘年不
受兵秦昭王嘗使遺后玉連環日齊多智解此環否
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日
謹已解矣 晉書列女傳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
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辨凝之弟獻之嘗與賓
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日欲爲小郎解

園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鑿齒尺牘荀勗音律

晉中興書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

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歷滎陽太守 晉書荀勗傳

勗大陰人漢司空爽曾孫岐疑夙成旣長博學達於

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掾武帝受禪拜中書監加侍中

領著作進光祿大夫修律呂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

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日得趙之牛

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

胡威問緝陸績懷橘

魏志胡質傳注子威少有志尙厲操清白質爲荊州

刺史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
拜見父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日大人
清白不審於何得此補質日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
汝糧耳威受之 吳志陸績傳績字公紀吳人年六
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
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
大奇之

羅含吞鳥江淹夢筆

晉書文苑傳羅含字君章耒陽人幼孤爲叔母朱氏
所養少有志尙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
因驚起說之朱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藻

日思新 南史江淹傳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
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
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
謂之才盡

李廌清貞劉麟高率

世說李廌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既有高

名王丞相

釋名王導字茂宏亦稱丞相

欲招禮之辟爲府掾廌得

賤合笑曰茂宏乃復以一爵假人 又南陽劉麟之

高率善史傳荊州刺史桓沖徵爲長史遣人船往迎
贈賄甚厚麟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
窮乏一見沖因陳無用備然而退

蔣詡三徑許由一瓢

嵇康高士傳蔣詡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恭居宰衡
詡奏事到霸上稱病歸荆棘塞司舍中三徑終身不
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逸士傳許
由手捧水飲人送一瓢飲訖挂未上風吹有聲由以
爲煩去之

楊僕移關杜預建橋

漢書武帝紀注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
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射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
闢於是徙函谷關於新安之章農二百里 晉書杜
預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至

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懋聖賢凡不作者必不可立
故也預日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
僚臨會舉觴屬預日非君此橋不立也

壽王議鼎杜林駁堯

漢書吾邱壽王傳汾陰得寶鼎立帝嘉之薦見宗廟
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
曰非周鼎上召問之對曰臣聞周德上召天下漏泉
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曰周鼎今漢自高
祖繼周亦昭德顯行陛下功德愈盛天瑞畢至昔秦
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日出
此天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

萬茂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漢書杜林傳林茂
陵人建武七年大議郊而以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
祀堯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出后稷漢業
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西施捧心孫壽折腰

莊子西子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效其顰富人見之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
子而去之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後漢書
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顰妝墮
焉善折腰步齟齒笑以爲媚惑性鉗忌能制御冀冀
已漚渾之冀愛監奴秦宮得出人壽所壽見輒屏御

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

靈輒扶輪魏顛結草

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

日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與爲公介也載以禦公徒

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

而退遂自亡也

以輪字末
知所本

又魏顛敗秦師于輔氏

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日必嫁

是疾病則日必以爲殉及卒顛嫁之日疾病則亂吾

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

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日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

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司州傾寫平子絕倒

世說上司州與殷中軍

釋名殷浩亦稱中軍

語歎云已之府奧

早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按司州修齡也

晉書衛玠傳玠年五歲風神秀異及長好言元理其後多病體虛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人微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

玠談道平子

也

絕倒

澹臺毀璧子罕辭寶

水經注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

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

或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示無怯意 左傳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
獻玉者日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
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
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為善司馬稱好

後漢書光十王傳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建武
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少好經書雅有
智思美須髯要帶入闕顯宗甚愛重之即位拜驃騎
將軍位三公上蒼在朝多所隆蓋永平五年還國十
一年與諸王朝京師丹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

思手詔國中傳日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
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 司馬徽別傳
徽字德操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
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
高下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
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其婉約遜遁如此

公超霧市魯般雲梯

後漢書張霸傅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尙書
門徒常百人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宏農
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性嗜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裴優亦能爲三里

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戰國東公輸

般注公輸般魯

爲楚設機

注機關也

將以攻宋墨子

聞之百舍重繭往見般謂之日聞公爲雲梯

注梯之高上入

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田單火牛江道藝雞

史記田單傳單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單走保卽墨

以距燕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緡衣畫以龍文束兵

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

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燕怒而奔燕軍燕軍

大驚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駭敗

走 晉書江道傳迴陳留人少孤與從弟共居甚相
友悌由是獲時譽詎太未令遷吳令殷浩北伐請爲
諮議參軍遷長史時羌及丁零叛姚襄去浩十里結
營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
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
襄敗

蔡裔殞盜張遼止啼

晉書殷浩傳石季龍死朝廷欲蕩平關河以浩都督
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以兖州刺史蔡裔爲前鋒
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
盜俱殞故浩委以軍鋒焉 魏略張遼爲孫權所圍

遼潰圍出復入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遼恐之

陳平多轍李廣成蹊

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陽武人少貧家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又李將軍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注桃李木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而忠心信物也

陳遵投轄山簡倒載

莫書游俠傳陳遵杜陵人少爲京兆史放縱不拘舉郁夷令自免去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重之牧

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
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雖有急終不得去 晉書山濤傳子簡性溫雅有父
風初爲太子舍人歷尚書左僕射出鎮襄陽於時四
方寇亂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
士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
名曰高陽池時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
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淵客泣珠交甫解珮

左思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注鮫人水居出寓人
家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神仙傳江妃二女遊於漢濱逢鄭交甫目而挑之
女遂解珮與之交甫行數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龔勝不屈孫寶自劾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舍二人相友並著名
節世謂之楚兩龔勝舉孝廉徵爲諫大夫徙光祿大
夫王莽秉政勝乞骸骨歸莽篡遣存問明年遣使卽
拜爲講學祭酒勝稱疾後二年復遣使奉太子師友
印綬安車駟馬迎勝稱篤使者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上言盛夏暑熱可須秋涼迺發詔
許勝自知不見聽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又孫寶傳寶鄆陵人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

粹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備侍寶自劾去忠
固還之署寶主簿寶從入舍祭竈請比鄰忠怪之使
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
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
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大夫君以寶爲可士安得獨
目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
往教道不可誑身誑何傷忠聞之甚慙

呂安題鳳子猷訪戴

世說嵇康與呂安善安來值康不在喜

康弟也

出戶延

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故作

鳳字凡鳥也 晉書王羲之傳子徽之字子猷性卓

筆不羈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皓然忽
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
不前而反人問其故逵之日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
何必見安道耶

董宣彊項翟璜直言

後漢書酷吏傳董宣陣留人初爲司徒侯霸所辟累
遷江夏太守外戚陰氏爲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特
徵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
主出以奴驂乘宣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
數主之失叱奴下因格殺之主訴帝帝大怒召宣欲
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

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笑勅彊頊令出賜錢三十萬 呂氏春秋魏文侯燕飲令諸大夫論已至於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出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悅知於顏色座趨而出次及翟璜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下階而迎座以爲上客

紀昌貫蝨養由號猿

列子紀昌學射於飛衛使學視小如大昌以彥懸蝨

於曠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
弓朔蓬之幹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 呂氏春秋
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
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樹而號

馮衍歸里張昭塞門

後漢書馮衍傳衍杜陵人幼有奇才九歲能誦詩二
十博通羣書王莽遣廉丹伐山東辟衍爲掾丹戰死
衍亡命河東更始遣鮑永安集北方永素重衍以爲
立漢將軍更始敗乃共罷去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
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
項之以爲曲陽令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

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吳志張昭傳昭彭城人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

蘇韶鬼靈盧充幽婚

王隱晉書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仕至中牟令卒韶伯

父承第九子節數見韶與語天上及地下事不能悉知也韶與節別日吾今見爲修文郎守職不得來遂絕 搜神記范陽盧充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一日出獵射麋逐之不覺遠見道北府舍進見少府以女爲婚三日辭去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見崔氏女與三歲兒共載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而別後崔氏姨母迎兒還字曰温休温休者幽婚也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後漢書楊震傳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辟舉茂才因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

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
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
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又中

子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隱居教授四
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荆徐兗四州
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
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性
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自稱嘗從
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本傳贊曰震畏四知

秉去三惑

柳下直道叔敖陰德

見論語 列女傳孫叔敖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
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其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
者死今者出遊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日恐他人
復見之殺而埋之矣母日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
不祥仁除百禍爾嘿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楚令

尹

張湯巧詆杜周深刻

史記酷吏傳張湯杜人父爲長安丞出湯爲見守舍
鼠盜肉父咎湯湯掘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傅爰書
訊鞠論報取鼠與肉具獄殿堂下父視其文辭如老
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湯爲長安吏武安侯爲丞

相徵湯爲吏薦之天子遷至太中大夫與蕭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遷爲御史大夫舞文巧詆以輔法爲御史大夫七歲敗自殺 又杜周杜衍人爲廷尉史事張湯至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申廢後爲執金吾捕治桑宏羊衛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九無私遷御史大夫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至三公家訾累數巨萬矣

王尹京二鮑糾慝

漢書王吉傳子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遷司隸校尉出爲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

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後漢書鮑永傳永

屯留人少有志操初爲郡功曹建武十一年徵爲司
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威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
敬朝廷肅然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在
不避疆禦帝常曰宜斂且宜斂予以過 鮑其見憚
如此

李氏蒙求補注卷一

終

卷一三五

李氏蒙求補注卷一三五